

EXAMINATION FOR PART 1B OF THE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 
EASTERN STUDIES TRIPOS

Chinese Studies

---

Wednesday 8 June 2011      09.00 – 12.00

---

**C.5 MODERN CHINESE TEXTS, 2**

Answer *all* questions.

Write your number **not** your name on the cover sheet of each  
answer book.

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.

**STATIONERY REQUIREMENTS**

20 Page Answer Book x 1

Rough Work Pad

**SPECIAL REQUIREMENTS**

Copies of the **Xiandai Hanyu Cidian** will be provided

You may not start to read the questions  
printed on the subsequent pages of this  
ques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hat you  
may do so by the Invigilator

### 1. Translate into English [33 marks]

如果可以回到一百年以前，你就会看到，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大不一样。举几个例子，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、电脑书籍、报纸漫画，而是儒家的经典，以及和这些经典有关的儿童课本、考试范文，当然也有一些小说、散文和诗歌，但是那主要是上层知识分子的读物；人们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、广播和电视这些现代传媒，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，以及一些传言。人们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在大家族和家乡中进行，社交范围一般限于熟人的圈子；人们关于地理远近的观念也和今天大不相同，从北京到天津就算是出远门了。

可是，当今天的中国人回头看看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，会觉得有些陌生，有一定的距离了。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与那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个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。一般人都同意，19世纪西方文明进入中国，使中国经历了一次几千来从未有过的巨变，现代的中国似乎与传统的中国有了“断裂”。比方说，今天的汉语已经加入了太多的现代或西方的新词汇，如“超市”、“网民”、“黑客”这些过去从没有过的新词。

另外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太多的现代城市、现代交通、现代通讯。过去人们生活的世界是四合院儿、园林、农舍。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要乘牛车马车。那时的信件更是无法跟电子邮件和传真相比。

同样，今天中国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西化了。拿吃来说，吃饭的观念已经不同于过去，麦当劳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最爱。再拿住来说，今天人与人可能上下楼住得很近，但公寓式的住房却使邻居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。至于大家族，那就更少见，越来越多的大家庭已经被小家庭所代替，传统中国秩序所建立的基础，即：家族关系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

总之，与过去相比，今天的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，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，但同时也应该了解传统的中国。因为现代中国毕竟是从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，这就像一条河流，如果不了解它的源头，就很难确定它的流向。

## 2. Translate into English [33 marks]

大約九年前，我一個得了肺癌的女性友人，被診斷出來時已進入末期。根據醫學上的經驗，癌症末期病人五年內存活率不到 5%。雖然如此，但其實當時的她除咳嗽之外，全身上下並無其它不適，若不是家人阻止，她仍想繼續上班。

我們彼此雖沒什麼交流，也不常聯絡，然而得知消息後我還是去探望她了。從她的眼神中不難看出她非常高興見到我。她說從醫學角度來看，她的病幾乎已無藥可救，親友還熱心提供各種秘方，使她更不知如何是好。儘管如此，她依然覺得應該還有希望活下去，於是她選擇的不是一帖藥方，而是去見一位靈媒 (língméi : psychic)。

之前無論發生什麼事，她絕不可能這麼做，一直認為找靈媒這種觀念等於迷信，是愚夫愚婦才會受騙的行為。這一刻她才體會到當人在生命中遇到重大難關時，的確會想尋求超自然力量，同時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理由否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。那位靈媒表示，得癌症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跟家人之間感情交流受阻的關係，只要重新回復暢通，病情將能好轉。

結果她接受了這樣的說法，因為她想到與孩子之間，長久以來日常生活中不僅沒什麼對話，也從未談心。與其他已婚好友相比，她是很嚴格的單親媽媽，努力將一對子女順利送上大學，兒子表現得還行，女兒的叛逆卻使她相當頭疼。她說自己確實事業心重，平日又忙於工作，不知如何與孩子溝通。她不知道能跟誰談，因此當我表示要來探望時，她非常期待，覺得我是可以跟她談的人。

我小心地問：「妳前夫呢？即使孩子想去看父親，妳也故意不跟他聯繫？」她沈默了，於是我沒再追問下去，轉了話題，談關於發現得癌症的過程。她說當第一家醫院說她得了癌症的那一刻，她根本不相信，直到三家都做出相同診斷，她才逐漸強迫自己面對這個難以接受的事實。於是我說：「這段時間妳辛苦了，可以擁抱妳一下嗎？」她回答：「你來看我，我真的很高興，而且我也好想擁抱你一下，結果你先說出來了。」

我們緊緊相擁，再度面對時，她眼眶已充滿了淚水。她沒多說什麼，但我知道她的內心重新溫熱起來了。

LEE XIN-PIN, ZHANG CHENG, 2012 *Chongsheng Yuyan*, Taipei: Fangzhi, pp. 104-106.

(TURN OVER)

### 3. Translate into **English** [34 marks]

70年代中，高先生答應出任《台北人》英譯的主編後，跟我通過一次電話，電話裡他談到這本書，他說他看了〈冬夜〉那篇小說頗有同感，那一刻我覺得似乎能夠了悟到高先生的感觸。高克毅先生那一代的知識分子，身經抗日戰爭，都懷有書生報國的一腔熱情。那時高先生正在美國留學，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國際關係並獲碩士學位，哥大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培養外交人才著名。高先生當時便進入了國民政府中宣部駐美機構任職，從事宣傳抗日的工作，那時連領袖群倫 (qúnlún: a group of people with equal abilities or talents) 的頭號書生胡適博士也投入了抗戰行列，出任駐美大使。美國是抗戰時期外交戰場的第一線，美國參戰，協助國民政府，是抗戰勝利的一大主因。高先生以及他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宣傳抗日，是件很重要的工作。我讀到高先生寫的一些回憶抗日的文章，深為感動。然而抗戰勝利，不旋踵 (bù xuánzhǒng: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) 國民政府卻把江山也給丟了，當年投身抗日為國奔走的書生們，情何以堪，〈冬夜〉就是寫那一代知識分子黯淡的心情。編審《台北人》英譯稿是件非常費神的工作，我想若不是高先生對這本書有份特殊感情，不會輕易接過這件無償的「苦差」。

書譯完，我們這個「翻譯團隊」當然也就解散了，佩霞回到她的紐約老家。自從譯過《台北人》後，佩霞對語言、翻譯的興趣大增，她本來就會法文、義大利文這些拉丁語系，回去紐約，她不要教書了，到紐約大學去專攻語言，土耳其文、波斯文她都修過，一邊又從事翻譯工作，佩霞認為活到老學到老樂在其中。這些年每次到紐約，我總找佩霞出來吃飯敘舊，我們喜歡到城中的 Russian Tea Room 去吃俄國大餐，佩霞的祖父輩是從俄國來的，所以對俄國文化倍感親切，她也熱愛杜斯妥也夫斯基 (dùsītuōyěfūsjī: an author's name) 的小說。我們在一起敘舊，總忘不了要提到當年翻譯《台北人》的苦與樂，也常懷念高先生對待我們的長者之風。佩霞說《台北人》裡她最能認同的人物是金大班，她喜歡摹仿金大班的滿口粗話——用英文講，那篇小說中美式英語的粗話譯得很生動，她認為那是她的得意傑作。「翻譯團隊」解散了，但團隊精神卻一直維繫著我們這個三人小組。

Bai Xianyong, "Fanyi ku fanyi le," *Shuyou ruci*. Taipei: Lianhe wenxue, 2002, pp. 96-97.

**END OF PAPER**